

說部叢書

初集
第十四編

寒牡丹

哀情小說
(卷下)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偵 探 小 說

簾 外 人

白話 一册

三角 五分

殺一僕人 伊烏孫說 計毒死其 主人奇來 伯奇子登 榮負不自 之冤幾陷 大辟後經 偵者于印 字機中推 勘得據殺 人真犯始 伏厥辜其 閒疑陣迭 布未易揣 測此發覆 則尤令人 拍案叫絕

白 中 人

白話 二册

四角 五分

書敘澳洲某 翁有女二人 爭婚既而乙 死車中者 疑 死 遂 白 某 狀 始 友 既 乃 書 用白話體尤 爲明白顯豁

第五百四十四號

丙午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三版

(寒 牡 丹 二 册)

(每部定價大洋肆角伍分)

原著者

日本 尾崎紅葉

譯述者

杭縣 吳 禔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濟南 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安慶長沙 商務印書館分館

桂林漢口南昌蕪湖杭州福州廣州 潮州雲南香港貴陽南京蘭谿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申報五月十四日註冊

寒牡丹卷下目次

第十三回 乞命

第十四回 拯孤

第十五回 得書

第十六回 述案

第十七回 索御

第十八回 誘供

第十九回 村閼

第二十回 案發

第二十一回 赴配

第二十二回 遇恩

第二十三回 返環

毒牡丹 卷下 目次

第二十四回 圓鏡

寒牡丹卷下

第十三回 乞命

麗查嘴裏說著。心裏實在懷疑。想馬羅叔莫不是被愛蓮陰謀毒害。如果這般。犯了罪還不打緊。可知他是柯列基胞妹。連柯伯爵家聲名。也要掃地。被人呪罵。倫或實是冤屈。心不能明。也須替他設法洗雪。那纔是同胞手足之情。斷不能好歹由他。就此含糊曖昧了事。恁地一想。後來心裏直是放不下來。意要將此案實情。訪查的確。纔肯罷手。看官不知。自從麗查來到這村。村裏人。大家看待他。猶如蛇蝎一般。沒一箇不是又怕又恨。所以至今。單只一箇穆羅若妻子。前來訪問於他。那婦人。雖則來到。又誰知是好意。是歹意。更難保不暗地做愛蓮的奸細。私探麗查情形。除了穆家的以外。別的再沒半箇人過來拜謁請見。如此約莫過了三箇禮拜。有一天忽然想不到門前來了一輛駕著四匹高頭白馬。十分華麗的馬車。內中坐著一位貴夫人。說要請見莊子上新夫人的面。原來這位貴夫人。家在本村。擁著很大的家財產業。

又受過高等教育。乃是有聲有望。甚得村民敬重之人。他聽得本村人同聲附和。齊厭惡麗查。也不去理會。自己心裏。却有與衆不同的見識。單信服麗查。並不道他是箇歹人。因此上特地枉駕前來。要和這位新來住客。親近親近。麗查呢。先前也曾聽福華斯說過這位夫人。如今一聽他來拜望。就連忙請見。一面差人取出茶菓點心。殷勤款待。當下兩人晤了面。交談數語。那夫人更知道麗查不是尋常的女人。心中暗喜。道從今以後。無意中得了一箇閨門好友。談了一會。甚爲投機。直至盡興。這纔告辭。握手而別。說也奇怪。那夫人自從見過麗查。逢人便道。到處稱揚。總說麗查怎樣清高賢慧。從頭到腳。簡直沒一些兒壞處。原來那位夫人。姓名叫做貝繡娜。凡是貝繡娜夫人說的話。沒有人不信的。如今被他這一提倡。猶如驚醒了沈迷春夢一般。一箇來。兩箇來。三四箇聯袂來。不上幾時。好似蒼蠅附羶。把箇柯伯爵屋子門前。鐵門限。幾乎踹斷。這一下子。倒惹得麗查去也不好。留也不好。荏苒光陰。倏忽過了三箇月。通科馬利奴村人。凡有些身分知識的。沒一箇不和貝繡娜夫人一樣。

都是二十四分敬重於他。當不得麗查又是本心仁愛的人。從此以後。益發對那些屬地居民。恫瘝在抱。矜孤恤寡。救急扶危。遇見病人。施送湯藥。對著貧民。捨給衣食。一心爲善。大發慈悲。滿村到處。莫不受柯家德惠。連村外不在屬地以內的。也露著雨露餘恩。這位新夫人的大名。真可算得口碑載道哩。這其間獨有一箇出於意外。與衆不同的人。你道是誰。就是柯列基胞妹愛蓮。他心裏想著麗查無端害我哥哥。充軍異域。又平白地霸奪家財。說不得是鵠巢鳩占。正在氣憤勃勃。猶如刀劍割了肝腸。好不難受。後來漸漸見麗查行仁行義。收服人心。更覺妬忌得不堪言狀。但則心裏雖則如此。面子上却知道不能抵敵於他。又因麗查待他。也是一視同仁。極盡手足姑嫂之禮。到底天良難滅。禁不住翻過妬忌。起了感激之心。特地寫下一封書信。寄往西伯利亞兄長那邊。稱揚他的盛德。不料柯列基接到之後。不但對著麗查不見歡容。反更萬分憤恨。你道爲何。原來他想我柯列基家都因麗查一人弄得天翻地覆。幾乎身亡家破。如今却假意行些小善。意欲買弄鄉人入他的彀。前禮拜福

華斯寄來銀兩。信裏也道麗查怎樣勤儉。怎樣慈悲。又怎樣賢慧貞淑。什麼爲祖宗。爲主人。爲他爲我。碎煩了一大片。福華斯不知得著他什麼好處。直恁從頭至尾。再三稱頌於他。真是叫人不解。如今愛蓮。又無端寄來這封書信。比那古人頌德表。還說得加倍好聽。一股氣湧上來。刷的把那書信。撕得粉碎。咬牙切齒。拋入火爐之中。一把燒了。又想愛蓮雖和我不和。終是我的胞妹。福華斯雖是外人。也累代受我家厚恩。誰想他們。霎時變了心腸。親信著我七世冤讐的惡婦。把那不入耳的讚辭。送到我耳邊。呈到我眼下。原來骨肉家人。也是這般難靠。別的人更何消說得呢。柯列基左思右想。又恨又悲。到得末了。只落得數聲長歎。一言不發。還有那李召夫薩開那二人呢。也是奉了欽命。不得已。將所有家財。都送到麗查手中。本意一生已是絕了望。再沒什麼妄想。不料新近由柯伯爵夫人。寄來按年賺下的利銀。使他們作爲旅費之用。原來麗查命福華斯寄銀與柯列基之時。早已將李薩二人家財。核算清楚。每年該有多少餘利。分派留存下來。就寄與他二人使用。他二人收到之後。只得

商量。勉強寫下一封謝信。寄將回去。但則回心一想。俺們終究爲了他得罪充軍。到這荒寒淒涼之地。這些小恩小惠。到底敵不上偌大的苦難艱辛。因此上不但。不感激於他。有時觸起前因。反倒重生舊恨。這且按下。單說聖彼得堡京城。那些霍家的族黨姻親。知道麗查那樣好善行仁。或是耳聞。或是眼見。沒一箇不稱頌他的德惠。從前是仇敵路人。如今已變成故交親友。都道柯伯爵家天賜幸福得著。這一位賢德夫人也有敬的。也有愛的。也有羨慕的。也有嫉妬的。說不盡奇形怪狀。不一日。福華斯正和麗查講話。忽然接到西伯利亞主人覆書。拆開一看。見內中篇幅很長。或是說亡母。或是說親友。或是說愛馬。或是說獵犬。樣樣很爲詳細。單單不提主婦一字。福華斯見這沒情沒理的書信。不敢交與麗查看。更不忍說與麗查聽。儻然被他知道。不知要怎樣悲傷懊悔。想他身享著伯爵夫人榮名。來清去白。一絲一毫家財。也不曾橫取。却日日夜夜爲柯家用盡心機。將銀兩按時寄與丈夫使用。又時時念著亡老夫人。掃墓上墳。謹守孝道。不敢懈怠。遇著主人生辰。照常排設酒宴。禱祝。

他福壽康甯自從主人出門以後如今比他在家時財產更增加無數主婦恁地存心難道主人還不能分明見他好意麼正在想著意欲不使麗查看麗查在旁早已賄著那裏按得住只得將信呈遞上去麗查輕輕讀了一遍並不言語只呆呆出神猶如木鷄一般福華斯反覺萬分難過無聊說道老爺信上怎的沒一句話說到夫人也真是可怪的事麗查將眼對福華斯看了一眼似乎點頭答應却並不出聲福華斯又道家人去信之時上面曾將夫人怎樣盡力怎樣掛心家人內外怎樣尊敬同族親戚怎樣欽服一齊細細稟陳料想老爺高明必能十分明白就是從前有什麼不滿夫人之處也定能消滅無蹤咧麗查見福華斯道出自己心事反丟開那封信不覺欣喜起來說道承你好意能說這些話如今偌大世界知道我的心的除了在天上的神主就是你福華斯福華斯驚道哈！麗查道你原來倒是明白人福華斯又喊道哈！！麗查又道我這伯爵夫人活在世上總覺被人厭惡福華斯道夫人怎說那樣話真是沒來由麗查道唉從前我雙親在世時住慣了那間舊屋如今還

是留戀著依依不捨。也是我命運不好。來到這箇所在。受這樣的勞苦。我雙親在九泉。不知怎樣痛惜我。咧。福華斯要想解說。……也說不出來。麗查接著道。

可奈這是欽奉的諭旨！說罷。將柯列基來信收過。那純黑的制服之上。早是溼透了。無數淚痕。這且不表。單說時光迅速。秋去冬來。有一天夜間。正是嚴寒。大雪霏霏。連翩不斷的灑落下來。那時在十下鐘前後。麗查獨自坐在火爐一旁。不知想念什麼心事。忽聽得甬道屏門輕開。呀的一聲刮到耳邊。意外回頭一看。只見頭上戴著風兜。身上披著外套。模樣好似一箇夫人。挨進半箇身子。望裏邊窺探。不覺懷然。噢。一驚。隨出聲問是誰。又聽得廊下有腳步聲音。走了入來。乃是福華斯。啟道。愛蓮姑娘。麗查詫道。怎麼。愛蓮姑娘！那時愛蓮已是踱到裏邊。褪下風兜。脫去外套。一面順手整理歷亂的頭髮。走近麗查身前。眼睛裏像是方纔哭泣。淚痕還不曾乾。臉上似日暮殘霞。發燒得紅而又熱。內中隱隱帶著一股淒慘氣色。先是話也說不出。囁囁嚅嚅。慨歎幾聲。麗查倒有些不忍。指著火爐旁一張椅子。說道。唉。請坐下罷。愛

蓮道是初次見面。我是馬羅叔的妻子。柯列基的胞妹。從前到今。一向得罪嫂婢。自知無禮。早該過來賠罪。爲因怕嫂嫂貴忙。不能如願。爲此特地趁這時候。前來拜望。可憐家下小孩子。已有九分死定了。真正害怕煞我。只求嫂嫂光臨一次。救那一條殘命。斷不敢忘了大恩。并且不論怎樣。總要想法子圖報。現在就請啟身過去。快搭救。則箇看官可知這科馬利奴村裏。簡直一箇醫生也沒有。遇著有錢的人。自能遠道去訪請名醫。那些沒錢沒力的呢。害起病來。只得東探西問。找箇什麼經驗良方。前來救急。好歹也只好聽之天命。你道苦也不苦。不道自從麗查來到之後。村裏人知道他通曉醫道。救苦憐貧。大家都上門求請。麗查見了那些貧苦的。果然有求必應。不但不推却。反親自走到病家。盡心診治。遇見沒錢買藥的。益發帶了藥去施送。這其間不知活了多少人性命。他的父原是軍醫。幼小時養在膝下。就常常聽見父親講論些醫道治法。又看看醫學校裏的外科講義。又加生性與他相近。覺得很爲歡喜講究。後來就得了許多醫學上普通知識。再加陶鎔歷練。竟能穀出手診視。越

學越精。因此上不但將金錢衣食。拯濟貧寒。更下那仁心仁術的手段。施救人命。如今愛蓮爲兒子害病。不得已冒些大雪。求告前來。向道從不曾叩過的侯門。乞哀呼籲。乃是爲此。當下愛蓮說完一片話。又是恐怖。又是寒冷。禁不住身體發起抖來。呆望著麗查面顏。麗查起先原知道此人憎厭於我。無禮太甚。後來見他那種模樣。倒有些起了憐憫。解釋了冤仇。又知他曾寄信與西伯利亞丈夫稱揚自己好處。也不無情有可原之處。恨只恨同住一村之內。相離咫尺之間。竟從不曾前來看望我一次。這六箇月之中。簡直和隔著千里一般。難道連這些兒禮節還不懂得不成。怕依舊是有心讐視於我。或是輕賤於我。雖則看他今晚景象。著實可憐。但他若果然存著歹心。我任是用什麼恩惠待他。他將來可總是恩將仇報。麗查左思右想。一時決不下來。愛蓮見這般模樣。愈加心慌。格格的又道。嫂嫂竟不能光降寒舍麼。麗查還沒答言。愛蓮早已嗚咽而泣。吞聲咽氣道是了。嫂嫂心裏想著道。我憎厭嫂嫂。因此恨著我。不肯答應。嫂嫂若果然恨我。我也不敢分辯。只求嫂嫂慈悲。可憐見一箇孤

子小孩。害了急病。也不知是死。也不知是活。偌大村子。一箇診開方藥的人也沒有。除了嫂嫂搭救。惟有聽他去死。嫂嫂莫當我是什麼親戚家人。單照那尋常人一般。發了善心。救那孩子性命。這就罷了。我是再沒什麼話能穀分辯。只求嫂嫂恁地想時。自然拋撇了恨我的心念。著啊。快請去罷。麗查正在聽著。意欲撥轉心腸。那時忽然擡頭瞥見壁上懸著的已故伯爵夫人影像。一股溫顏悅色氣象。好似對著麗查。不知要說出什麼話來。心裏禁不住更是一動。隨道如此便去罷。咧。愛蓮道。啊。嫂嫂肯去麼！麗查道。就此看你那孩子去。那時愛蓮身上陡然加上幾百斤氣力。一面揩乾眼淚。一面說道。難得嫂嫂哀憐搭救。那孩子以後活命。都是嫂嫂賜他的。麗查道。你可是坐了車來麼。愛蓮道。唉。我原是步行了來。啊。麗查道。既恁地。時我也一起走罷。福華斯！你將我那藥靴子拿了。和俺們一同前去說罷。福華斯應聲取過藥靴。跟著他兩箇走出大門。颼颼的踏雪而行。福華斯跟在後面。若慢一步。就要趕不上。原來他兩箇婦女走得非常迅速。不覺暗暗驚奇。跟了差不多一半路程。已是喘

吁、吁的接不上氣來。

第十四回 拯孤

愛蓮當先開路。到得自己家門。一手除下風帽。一手拉住麗查的手。望裏直進。上了二層樓。進入一間內房。麗查迴頭一看。只見當中點著一張大蘭泊燈。一面壁上掛著一幅亡夫馬羅叔的畫像。一面安著一間牀榻。上面睡著孩子列幾。隨有一種異乎尋常的聲氣。刮入耳朵裏。或高或低。或長或短。悲叫哀鳴。萬分痛苦。嘴裏一半噴泡。一半流涎。那手和腳。時時抽攣拘攣。好不難受。原來一看像是急驚風。麗查先問道。怎的到這田地啊。說著。便自走近牀榻前邊。把住小兒的手。又問愛蓮道。怎麼害起這樣病來。看這模樣。差不多已有兩下鐘了。究竟是怎樣起的呢。當時旁邊立著幾箇婢僕等人。非常著急。惟有吵嚷擾亂。麗查連忙喝阻定了。靜心診察一回。及至按到胃部。孩子忽然發出淒涼聲音。張口嘔吐。麗查道。怎麼看似中了毒。嘔出來的東西。很爲不好。隨取過福華斯手裏皮靴。配好一服解毒藥水。親自給他服下。就在

牀沿上坐著。看守有一點多鐘。又施了好些按摩切治的方法。覺得病勢已減輕了些。起先呻吟得太甚。如今過於疲勞。倒漸漸睡熟了。愛蓮這一歡喜。非同小可。說也說不出來。隨對麗查道。我怎樣拜謝嫂嫂好呢。這番大恩。真叫我死也不忘。這孩子倘然有箇三長兩短。必然連我也不能活在世上。如今蒙嫂嫂搭救。簡直活了母子兩條性命。麗查聽他再三感謝。却也並不回言。隨轉過話頭。又問及小孩子的情形。道。這孩子是什麼時候起的病。害了多少時呢。愛蓮答道。今天早上起來。還是好好的。喫飯不多時候。猛然的發起來了。麗查道。喫了什麼東西嗎。愛蓮道。不過是尋常的。並沒喫別的古怪東西。麗查道。沒有什麼毒東西進他嘴麼。愛蓮道。斷沒有那些事。自從孩子養下來。凡是危傷害人的東西。一概不許放在裏邊。也算格外謹慎。麗查道。那麼可有蜜餞的菓子。愛蓮道。嚟呀。那些東西也……麗查又問女僕之中。可有誰人瞞著你暗地給他喫麼。愛蓮一想。這箇倒有些難保。連忙起身出去。到外邊查問。這裏麗查留意向屋裏四周仔細察看。看官不知大凡要暗地看人性。

質。只須在房屋之中。看那裝飾鋪排。就能略知一二。麗查當下見房裏很爲軒豁潔淨。雖不怎樣裝潢。却自有一種清雅優美氣象。不覺獨自轉念。狐疑著外邊人許多議論。莫是莫須有的冤枉不成。那時麗查心神。正在十分爽快滿足。只見愛蓮已得走了進來。說道。今天誰也不會給他別的東西喫。麗查道。唉。不該這般啊。自己這裏不會喫。可有誰領抱他到別人家去麼。愛蓮道。穆羅若家裏嫂嫂是知道的。爲因有別的正事。這纔前去遭兒是有的。愛蓮無意之中。說了出來。不意麗查聽了。不知想起別的什麼事情。好似很爲憂懼。當下兩人臉對臉。眼對眼。定著呆看。不發一語。一會。麗查低聲問道。他家裏有時到你這裏來。都是些什麼人呢。愛蓮道。他的妻子。曾經有一次到嫂嫂莊子上來。心眼兒却不甚好。嫂嫂總該留意看著。麗查益發低聲。愛蓮不知說些什麼話。第三箇人。任是立在他們身旁。也不聽見。麗查說罷。隨後愛蓮又對他不知告訴什麼。却直用兩手裝做手勢。惟有手的影子。歷歷亂亂映在牆壁上。如此好半天。纔聽見麗查聲氣道。看來這孩子若有差錯於他們身上。必